

Changpian jishi Wenxue
MianDian ZHongRi
dajuezhu
陈立人 著



缅甸， 中日大角逐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MianDian ZHongRi
dajuezhu

陈立人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缅甸， 中日大角逐

缅甸，中日大角逐

陈立人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12.75·字数 272,000

1990年7月第1版·1990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17,001-37,000

ISBN 7-5033-0129-5/I·110

定价：4.80 元（膜）

（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，可向本社调换）

序 章 丛林的记忆

中国远征军的最后枪声从这里消失，已经 45 年。

缅北丛林，以及穿越丛林的著名的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，在宁静中又长了 45 岁。

45 年前，为争夺丛林，争夺道路，争夺生存而进行的那场战争，以日军的覆灭、中国远征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。当时，有人称，缅北抗日的胜利，是盟军会师东京的先声。也有人说，从缅北重新打通的国际通路，是通往东京的胜利之路。

这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胜利。

但是——

人们在谈论胜利的时候，且不要把失败掩盖了。请记住，远征缅甸的作战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惨败之后，才取得最后胜利的。

人们在给凯旋者授予勋章的时候，且不要把阵亡者遗忘了。请记住，茫茫丛林里、漫漫的公路下，曾经躺着中国远

征军官兵不下十万具遗骸。

战争不可能没有遗憾，即使是一场胜利战争。

当那场战争如火光雷电急进行的时候，不管是起初在失败中挣扎，还是后来在胜利中行进，远征军的将领们都没有忘记，每打完一仗，一定吩咐部队把阵亡官兵的尸骨收拢起来，选块干燥点的地方安葬，并且留下伤兵看护陵墓。丛林里，公路旁，战争的风火轮滚滚向前，而在战火残灰中，崛起了一串串坟包。

副司令官杜聿明，在败退中身染重疾，对躺倒林中的官兵极为伤感，立誓要照料好烈士后事。

军长郑洞国，每到一处，必须拜谒烈士陵园，他指天誓地，告慰亡灵：好弟兄，再等一等，仗一打完，一定把你们的遗骨迎回国内，葬到你们家乡。说完，他又挥师向前。

师长孙立人，每安葬好一批阵亡者的尸骨，都献上一束野花，说，我们还在打仗，先让野花陪伴你们。你们听着，什么时候森林里枪声停息了，什么时候我们来接你们。说完，他的吉普车又向火光开去。

师长廖耀湘，每看到阵亡官兵躺在阴暗潮湿的草丛里，荆棘中，止不住泪水模糊了眼镜片，说，委屈你们了，等打完仗再说吧！说完，他骑着马迎着枪声而去。

心到神知。战争激荡之际，难为这些官长们还记挂着葬身异国他乡的亡灵。

可是，世事匆忙，命途多舛。人的誓言也不是都能实现的。

缅甸之战还没打完，因为国内战场告急，1944年12月，廖耀湘部首先紧急空运回国。1945年夏，缅甸的战火

刚刚熄灭，国民党独裁者便在国内筹划内战，企图独吞抗战果实。郑洞国和孙立人急如星火，奉命回国，投入反共、反人民的内战。

将军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此次离开缅甸后，便再没有机会回来。

命运捉弄了他们。

因为在缅甸创造了辉煌战绩，远征军部队作为精锐之师，被国民党独裁者投入最重要的内战战场。杜聿明、郑洞国、廖耀湘、孙立人先后调往东北。

没想到，这些在缅甸抗日战场上曾经是能征惯战、战功显赫的名将，在人民解放军正义铁拳捶击下，纷纷落马。在辽沈战役中，廖耀湘被俘，郑洞国投诚，孙立人战败、被调往台湾。杜聿明逃出东北后，在淮海战场被俘。四年内战的结果，国民党土崩瓦解，败出大陆，逃亡孤岛。

然而，缅甸丛林里的十万亡灵，依然牢记着他们长官的诺言。他们天天等，年年盼。山中的野花开了一遍又一遍，满山的枯枝落叶铺了一层又一层。可是，仍然不见长官的踪影。就连当年奉命看护亡者的那些可怜的伤兵，在无望中也熬到生命的尽头，把自己的尸骨留给了丛林。昔日的旧坟旁又添了座座新墓。

现在，这片山林中，不管是当年壮烈阵亡者的坟头，还是守墓人后来留下的新墓，经过风雨侵蚀，岁月消磨，坟包平了，瘪了，塌了，埋到枯枝落叶之下。有的地方，甚至从坟穴中蹿起了一棵参天大树。

于是，那些无家可归，没有着落的亡灵们在幽暗潮湿的丛林中到处游荡，风声是他们的叹息，雨点是他们的哀求。

雷电是他们的怒吼：

“我们要回家。”

“我们要回家。”

四十五年了，他们依然水土不服，思乡心切。尤其叫他们不得安宁的是，在这片山林中，日军的鬼魂也在四处游荡。并且仗着数量上的优势，常常使中国官兵亡灵们处于不利境地，到了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的时候，丛林中还会猝然响起阵阵喊声：“冲啊，杀啊！”“打死他！”“掐死他！”那是中国官兵亡灵与日本官兵亡灵在搏斗。

呵！春去冬来，星移斗转，丛林外已是一个崭新世界。当今，天下尽管还不太平，但饱历战乱之苦的人类正在尽力消弥战争创痛。可是，在这片荒山野林中，亡灵们还在剧烈对峙中。

这不怪他们，他们属于半个世纪前战乱的那一代。

现在，缅北那片曾经是野人出没的洪荒莽林，正在逐步开发利用，那曾经为战争而诞生的滇缅公路、中印公路，现在也成了增进国际友谊的重要孔道。丛林里的故事一点一点被人们遗忘。但是沉默的山林，将目睹的往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记忆中。你瞧，那棵歪脖子树，它那经磨历劫的躯干隆起的一个个包块里，紧紧藏着当年日军打来的弹片。那棵枝叶繁茂的老榕树树干上，“反攻缅甸，消灭鬼子”几个大字赫然在目，那是当年中国士兵用刺刀在树身上留下的誓言。天长日久，随着大树一圈圈成长，那字也越来越大。那丛芒竹为何长得如此蓬勃旺盛，它很可能得到中国官兵白骨的滋润。那片罌粟花，为何开得如此绚丽夺目，红黄蓝白，异彩纷呈，在它的底下，敢说没有中国人的热血浇灌？开山的犁

铧翻出一堆堆锈迹斑斑的钢铁，那是当年打日本的枪支。运载木材的卡车在当年一寸寸开辟出来的公路飞驰，车轮下吱吱作响，有人说，这是埋在路面下中国官兵们白骨的声响……呵，大丛林，你不可能磨灭中国远征军官兵浴血奋战的痕迹。

如今，中国远征军十万官兵的遗骨已经和缅北丛林融为一体。再也没有人提起将他们遗骨移回国内的事了。当年曾许下宏愿的官长中，杜聿明、廖耀湘将军，已经不在人世。孙立人将军等一批在台军官，以古稀之年，仍漂泊孤岛，自顾不暇，更谈不上为远在缅甸的官兵迁移尸骨，招引亡灵。就连在大陆的郑洞国等一批远征军的老将军，也已临黄昏，力不从心，徒唤奈何。

于是，缅北那片丛林成了远征军十万亡灵的永久坟地。高高隆起的大山成了他们巍峨的坟头，蜿蜒而去的公路成了他们沉重的挽幛。春天，满山遍野的鲜花是献给他们的祭品；夏天，滂沱大雨是献给他们的奠酒；秋天，铺天盖地的落叶是献给他们的纸钱；冬天，峰峦之巅的积雪是献给他们的花圈。这是一座天造地设，无以伦比的巨大陵墓。遗憾的是，它同时也是一座没有碑记的坟地。

目 次

序章：丛林的记忆	(1)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上篇 白骨之路

第一章 大溃退	(1)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章 文明人与野蛮人	(24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三章 女兵恨	(49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四章 死无葬身之地	(79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五章 英雄悔	(105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六章 外籍指挥官的悲哀	(127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七章	浴血太阳	(150)
-----	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八章	战争并未结束	(178)
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下篇 归师莫遏

第九章	佛地再生	(207)
-----	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十章	狮身人面像下	(228)
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十一章	哀兵无敌	(260)
------	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十二章	人猿泰山	(284)
------	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十三章	斧与锯	(310)
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十四章	“眼镜王蛇”行动	(336)
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十五章	$X+Y=V$	(365)
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后 记		(396)
-----	-------	-------

上篇： 白骨之路

第一章 大 溃 退

用芭蕉叶临时搭成的棚子里，杜聿明躺在担架上，气息奄奄。

再硬的铁汉，也经不住回归热病的折磨，持续不退的高烧，使他一直昏迷不醒。他脸色绯红，呼吸短促，嘴唇烧起了一串燎泡，清瘦的脸庞更明显地塌陷下去，而那又脏又乱的胡子却越长越长。压在身上的军毯，全是泥点水渍，湿漉漉的。

守在旁边的医生一筹莫展。仓皇撤退中，跌跌撞撞，树挂藤绊，药箱里的药品竟全给跑丢了。没有药品，甚至连一口热粥，也弄不来。部队已经断粮。

天亮以后，丛林又下起大雨。

这简直不能叫雨。一道雷电捅破天河，水就劈头盖脸往下泼。雨点大得吓人，有铜钱般大，银元般大，铺天盖地，盖地铺天。雨珠急促地敲打着树叶，敲打着丛林，有如千军

万马席卷而来。丛林里一片哗啦啦，白茫茫。顷刻间，大树成了瀑布，一道道水柱从树顶倾泻而下。树木低头，竹丛弯腰，林中皆成泽国。巨雷在头顶翻滚，闪电象一柄柄利斧，从天空劈进丛林。古树在电光中劈为两半。

丛林中的雷雨是毁灭性的。

那座芭蕉棚，早就抵挡不住暴雨的摧残。雨水哗哗地往里灌。人们手忙脚乱地在棚内支起雨衣。可是，这无济于事。雨水还是透过缝隙，淌到担架上，淌到病人那发烫的额头、脸颊和脖颈上。

昏厥中的杜聿明竟醒了过来。

不知是他的病退了些，还是仅仅因为冰凉的雨水，使他体温暂时下降，通红、干裂的嘴唇翕动了几下。医生急忙用茶缸接住雨水，一点点喂进他干渴的口中。冥冥之中，他完全靠着一种本能，贪婪地把水咽下去。

过了好大一会，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。这才慢慢抬起了眼皮。

杜聿明失神、疲倦的目光，把周围的人扫了一遍，看见军参谋长罗又伦、师长廖耀湘、参谋处长李汉萍等，一齐围在四周，他意识到出了什么事情，吃力地问：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是大洛，军座。”参谋长罗又伦俯下身，低声回答。

大洛？怎么还在大洛？杜聿明隐隐约约记起，数天前，他已把队伍带进大洛。那是一个黄昏，太阳血红红的挂在树梢上，林子里死静死静的。说好了的，睡一觉，天一亮就往前走。怎么，现在还在大洛？杜聿明眉心拧成了疙瘩。

参谋处长李汉萍告诉他，就在到达大洛的那个黄昏，他

病倒了。罗参谋长和廖师长商量，让部队停下来，等军长身体好了再作定夺。

杜聿明一听，脸上浮起怒容，胸膛急促起伏，非常不满、不容争辩地说：

“前进，死也要前进，一刻也不准停留。”

在滂沱大雨中，部队又出发了。官兵们三三两两，从临时避雨的棚子里，树洞中钻了出来，饥肠辘辘，浑身透湿，拖着疲惫的双腿，一步一步，向前走去。

这是一支溃败的队伍。没有口令，没有歌声，也没有队形，一切死气沉沉。他们很快消失在哗哗雨声和迷蒙雨幕中。

他们是走向生存，还是走向死亡？天晓得哟！

杜聿明躺在担架上，由卫兵抬着前进。雨水从他的身上、担架上往下滴嗒。他已经清醒多了。可是，越是头脑清醒，他越是感到内心痛苦。远望白茫茫的丛林，耳听乱糟糟的雨声，那冰凉冰凉的雨点抽打着脸面，犹如万箭钻心，他不断在心中责问自己：

如何落到这等田地？

缅甸作战是从日军轰炸仰光开始的。

1941年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旋涡，把全球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，缅甸却依然风平浪静。不仅如此，由于盟国援助中国的大批物资从仰光上岸，再经滇缅公路运往云南，所以，仰光在世界大战的环境中竟出奇地繁荣起来。仰光港内，悬挂星条旗、米字旗，还有镰刀斧头旗的巨轮进进出出，各种军火物资堆积如山。滇缅公路车水马龙。

仰光的平静和繁荣，完全不符合日本的愿望。日军在偷袭珍珠港，横扫东南亚以后，1941年12月23日圣诞节，首批54架日本飞机空袭仰光，造成码头被毁，城市瘫痪，交通中断。

缅甸意为“战争终结”的仰光，自此，却成为一场新的战争的起点。

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，英国人不会眼巴巴地让这只金孔雀落入日本之手；滇缅公路是中国的输血管和生命线，中国人决不能让日本鬼从仰光爬上岸。12月26日，中英两国政府在重庆签订了《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》，建立军事同盟。重庆军事委员会为此组建了中国远征军，下辖三个军约10万人马。杜聿明任远征军副总司令兼主力第5军军长。

1942年2月16日，仰光告急，应英军请求，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。

记得挥师出征那天，场面何等壮观，阵容何等威武，气概何等昂扬！

空中有盟国的飞机掩护。地上车轮滚滚，马达雷鸣。上千辆各式各样的车辆，坦克车、炮车、弹药车、步兵输送车、救护车、通讯车、辎重车，还有从缅甸赶来协助运兵的英国红头大卡车，犹如钢铁巨龙，沿着滇缅公路，出保山，渡怒江，过龙陵，越芒市，直奔国门畹町而去。

滇缅公路上突然出现的这支机械化部队，其规模、其质量，在中国战史上是空前的。远征军编制内的第5军、第6军和第66军，全是国军中的精锐。尤其第5军，是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军，王牌中的王牌。不久前，在昆仑关战役中牛刀小试，全歼日军一个旅团，可谓声威俱隆。出征缅甸，英

国人专门点第5军的将。隆隆而去的战车、大炮，都是近年苏联、美国援助的新式装备。一点点积攒起来的这点老本，蒋介石曾紧紧攥在手心，轻易舍不得用。如今，走上国际战场，总司令一咬牙，抖出来了！

滇西是块多情的土地，民风淳朴且崇尚武功。老百姓听说中国军队出国作战，大受鼓舞。多少年来，中国人只有在自家门内受人欺负的份儿。现在，跨出国门，到缅甸打鬼子。中国也有今天！

部队出征这一日，各族民众闻风而至，围拢到道路两旁，为远征官兵壮行。当地的头人按本族习俗，在路口摆香案，垒祭台，由祭师主持，杀牲献祭。军车一停，各族男女老少，一拥而上，献米酒，敬山茶，递纸烟，犒劳官兵。

沿途，人山人海，欢腾雀跃。出征的官兵热血奔涌，斗志昂扬。进军路上，飞出激昂的远征军战歌：

枪，在我们肩上，
血，在我们胸膛。
到缅甸去吧，
走上国际的战场。

远征军出征，蒋总司令虽不能躬亲其事，但是，他的巨幅画像代表总司令本人为官兵壮行：矗立在畹町桥头的巨幅画像上，蒋总司令威风凛凛，顶天立地。他脚蹬马靴，腰挂佩剑。肩披的黑披氅，就象一面迎风飘扬的战旗。面对南边那片狼烟四起的丛林，他那夸张了的右手，凌空一挥，直指前方。巨臂之下，是两行斗大的字：

驱除倭寇

收复缅甸

在蒋总司令炯炯目光下，中国远征军官兵，喝下当地民众献上的最后一杯壮行酒，便雄赳赳地跨出国门。坦克、大炮、汽车，一队接一队，冲上畹町河木桥，开入缅甸国土。

2月里，战争还远在南方。缅北春光明媚，一片宁静。

野花遍地怒放，牛群在山坡吃草。高大的棕榈树在春风里摇曳着美丽的身姿，气势非凡的佛塔在蓝天下大放异彩，竹楼里升起缕缕炊烟。山坳中不时传来姑娘和小伙子情意缠绵的歌声。

在美丽神奇的异国土地上，中国远征军风驰电掣，全速南行。农田、村落、古树、佛寺，从眼前一闪而过。经过繁华市镇时，穿得花花绿绿的当地华侨，打着小旗夹道欢迎，一盒盒香烟，一包包糖果，一束束鲜花，雨点一样抛到车上，“欢迎中国远征军到缅甸打仗”的口号在上空回荡。异国情调，英雄式进军，直让人激情奔涌，热血沸腾，官兵们甚至忘记，他们是迎着炮声而去的。

然而，对中国远征军来说，缅甸是一个既陌生又充满危机的战场。偏偏中国军队又是一支完全缺乏国外作战经验的军队。自元朝成吉思汗以后，中国军队没在国外打过一仗，放过一枪哇。

过了腊戍镇，部队开始换乘火车，向南开进。深入到缅甸境内，中国军队不断接触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情况，才知道缅甸是个十分凶险的战场。

缅甸地形极其复杂，高山环列，河流交错，茂密的热带丛林遍于全境，交通十分困难，这些对机械化部队运动作战极为不利。炎热的气候，也叫人难以忍受。虽然是二三月份，气温常常高达40℃。中国军队缺乏热带作战的装备，有些还穿着厚厚的冬装呢。

日军虽然还在缅甸南部，但是，奸细早已渗透到北方。一般来说，缅甸老百姓对中国没有什么冤仇，但他们恨英国人。英国殖民者已经统治缅甸一百多年。日本人心怀叵测，到处张贴传单：“是赶走万恶的英国人的时候了”，“日本军队帮助缅甸独立”。

这种话，要是日本人自己说，老百姓恐怕不大相信。而他们收买了不少缅甸和尚，让和尚帮腔。缅甸是个佛教国家，嗜教如命，和尚的话就是佛爷的话。于是，老百姓大多倒向日本一边。中国远征军所到之处，除了华侨，当地缅人望风而逃。对此，官兵们大感不解：我们来帮你们打日本，你们跑个什么劲呢？

中国人哪里知道，在缅甸人的眼里，自己已经被看作英国老毛子的帮凶。

谁也不知英国人葫芦里卖什么药。铁路在他们手里，输送中国军队的列车走走停停，有时火车头莫名其妙地被人调走，中国官兵被擱在铁路上，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。与此相反，一列列满载英军的列车在仓皇后撤。而一些缅奸，到处捣乱，放火，投毒，挖铁轨，袭军车，搞得鸡犬不宁。

中国军队语言不通，地形不熟，气候不适，情报不灵，这时才强烈地感觉到：我们原来是一支外籍军队，在别国土地上打仗。